

珂雪堂前集卷之九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門人長馭汪元義校

文

途觀察周公遷光祿少卿序

蓋任事之難其人也久矣非才之難而實心爲國者少也天下承平日久張不勝弛無法無弊實乃萬端方森森焉如不櫛之髮而我奈何晏然避生事之名欲以無事處之古之君子居一

官則畢能其官勞怨不問興百世之利鋤屢代之害若其家然後之人身在局中而反漠然若局外人明不足也而文之曰渾厚膽不足也而文之曰鎮靜其究歸於無毀無譽安然得所欲以去若傳舍然夫涉灑灑者恃長年走羊腸者恃御師今率拙任事而巧避事天下事復誰望居恒謂中外亦多故矣卽肘掣未至不可爲何遽使實心爲國者寥寥如角及觀監司周公然後知天下未常無人也公起家爲劇縣令以直

道不容於時擯斥家食者數十年而最後乃佐  
楚臬分治江漢之間公爲人慷慨有氣節義所  
當爲迅如鷲鳥之發百步不留行剛腸疾惡不  
可旁撓家居旣久動心忍性之餘骨力愈堅見  
地愈卓明習當時之故異日者楚藩之有煩言  
也公曰楚且變已而果然會以一重臣來人謂  
楚事弭矣公曰變未艾也已而又然凡公所以  
料楚策楚者甚工而惜乎不獲用然公於羣藩  
控御有法始以恩信服之而不可則用法藩茂

法不下楚所以逾銷之甚多往有名家青衿子  
奴與藩卒搏卒不勝呼其宗之羣不逞者直破  
其門入其室擊青衿幾斃辱及其孥其家擊建  
鼓以聞公掀髯曰是不畏漢法耶立逮其魁數  
十人至庭中數其罪以次受罰皆如令闔宗環  
立戟下莫敢譁終公之任無跳梁者公之控御  
多此類武弁統袴數其篆惟力是視公任其良  
稍不檢視黜立至程以訓練多精兵而屯賦爲  
武人陸海朱紫其藉莫可詰乃一一爲稽覈得

其乾沒者治之屯政清異時當事者受他指拓郡城若干丈地污惟貯潦水又於形家不宜二十餘年來屢欲復屢以築室止公朝建議夕設版不浹月遂如故址復濬其隍若干里以達于漢民益便之郡東北舊楚王臺榭在焉皆浩浩乎漚爲湖湖漸淤爲腴田豪家食而不稅公覈不稅之田若干畝藉爲賦郡爲孔道郵騎項背接自播變以來郵卒不堪命者求去代以新新者復行金錢祈脫否則逃去十餘年來聚訟鼎

滯有司仰屋嘆公曰吾得之矣乃以前淤賦增馬價於是故者爭出受事前所嗷嗷者俱寂無聲公又謂江漢環抱此郡如人脉理不可使不會昔孟忠襄西引沮漳之水入漢而後荆東北有水險是時江水鶴穴入湖而與漢合今穴閉不復合矣試爲石閘以時啓閉且海可閘何疑於江議成將受事矣而會公遷去議者僉謂今天下邊腹多事何不卽寘公于建牙開府之地以少展其逸足而今以貳光祿毋其以函牛之

鼎爲臝難用耶愚謂當事者姑以此津梁耳行且大用公且公之屈也久矣不大伸何以酬大屈哉乃愚則重有感于公爲令時事也追思權門薰轅之時寒燠惟其呼吸赤側朝行則寶書暮下人有以是爲公地者而公如不聞遊龍與馬自長安來典衣奴子橫索金錢不得則禍立至人有以是爲公危者公亦如不聞謂我爲縣官牧養小民耳豈以脂膏易一官然公卒以是誑蓋至旣遭賈傳之遷旋下敬通之詆人固謂

直道之果不可伸也。及一轉盼之間，向之炎炎  
隆隆者，已化爲冷風，爲浮煙，况偃僂而稱掃門  
人哉。而公之風節久而愈彰，以不用而鬱爲大  
用。今且津津乎未有涯，又安見直道之果不可  
伸也。嚮使公俯首而事馮子都、王子方輩，可以  
唾取要津，卽不然而與世浮沉，歛其強項之氣，  
亦不至濩落如往時。然公卽不濩落如往時，而  
求完其節，全其品，以伸爲今日之用，無有也。天  
道倚伏之機，人事去取之衡，亦可識矣。如公者

非百世之師也歟公之功名必且爲國之大臣  
光祿其津梁耳 天子且重用公日可俟矣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

雖有異才清操命不值則不亨此非人力也南  
唐馮贇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豈惟  
事科舉卽宦途可知也公以文章宿儒棄去令  
予邑百廢皆興然前此江不溢至是水大漲破  
城郭前時歲不甚歉二三年輒大饑公行村落  
中自賑之小民輒公發富民稟爲盜不可治倖

門吏胥公力搜剔然奸猾山積公爲民日以羸  
瘦貧次骨然天變人情若此且公釋科舉而宦  
遊以爲可以稍行其志矣而卒不申非命也歟  
民貧度支無從出過客不滿意則譙訶隨至以  
爲公似強項者孰知公之淳謹甚也夫送迎之  
不周水患之至城郭圯倉廩虛猾民反噬盜賊  
多有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若夫撫凋瘵如赤  
子進之衽席惟恐傷之此心之不可見者也宜  
其不可見者而摘其可見者宜矣何憾公獨不

憶初下車時語予事也公舉于乙卯夢人曰首  
春官則仕以此屢試屢誦至丙戌三十餘年矣  
不得已乃宦得公安實爲予兄首制科年也公  
甫得公安大驚曰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其  
驗歟考其時予兄皆未生也定命如此夫復何  
逃豈進有命退無命乎公歸矣予事科舉無效  
惟有志讀十年書魏武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  
袁伯業耳公才高學博歸而澆花種竹與古人  
爲伍亦安往而不樂哉夫州縣之徒勞則自古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二  
嘆之矣

贈東奧李封公序

古之隱君子不得志于時而甘沉冥者其心超然出塵歿之外矣而猶必有寄焉然後快蓋其中亦有所不能平而借所寄者力與之戰僅能勝之而已或以山水或以麩蘖或以著述或以養生皆寄也寄也者物也借怡于物以內暢其性靈者其力微所謂寒入火室暖自外生者也故隱者貴聞道聞道則其心休矣惟心休而不

假物以適者隱爲真隱陶元亮之隱也差適矣  
今讀其詩殷憂內結至于生死遷變之際每每  
泫然欲涕而姑借酒以降之又安能樂然則自  
漢以後以道隱而自適其窮者一邵子耳邵子  
洞先天之秘觀化于時一切柴棘如爐點雪如  
火銷冰故能與造物者爲友而遊於溫和恬適  
之鄉彼惟不借力於物而融化于道斯深于隱  
者也後之繼者其惟白沙先生乎邵子有言學  
不至樂不可言學白沙之學近於樂矣樂生于

覺者也夢中悲歡喜戚無端糾纏忽然一覺而  
寤莫得其所在故白沙洞明心地之後處窮處  
達無往而不適是之謂樂得其道而內不受物  
之弊鍛豈待排齏焉白沙蓋邵子以後一人也  
東粵李公少懷物外之志始抱異才唾取軒裳  
而竟不得大伸于時僅就一博士以老人固以  
此爲公侘僚而公暢然自若甫得一官而去之  
閉門偃息泊然無營或曰此質行長者也或曰  
隱君子也或曰此古達者也皆非也公蓋學自

沙之學者也其于休心忘累之境有所遇焉故  
終身淪落而無間死生無變于已而况人事之  
倏得倏失者乎則近時之以道隱者公又一人  
焉而豈若借適於物者流力戰于牢騷不平者  
哉雖然隱顯跡也非聞道不能隱非聞道又豈  
能顯而能以道隱者必能以道顯者也特抱道  
者嗇于用而不及展而稍稍見諸用者又矜於  
氣而不化假令堯夫明道輩得伸其用真儒作  
用必大可觀近代文成一出功施爛焉性地之

所發揮概可知已則白沙與公皆能以道顯諸用而不及顯者也古之君子抱此道者以其真自適而 outcome 其餘緒以及天下當吾世而不及試則留以俟後之人後之人有能行吾道者道在天下卽吾之精神在于天下又何必身有之今公之詰嗣寘身鏡衡之司且暮且陶鑄天下學公之學行公之志畢公所未抒之事業公之隱而未及顯者今且津津乎大顯矣是又邵子與白沙未有之遭也道德具于生前而榮華集於

身後赫赫綸綍下賁泉壤卽不足爲公加損而益以見天之久定吾道之終享矣此予所以樂爲述也

壽潘太碩人八十序

天子鄣之間數有人譚羽化之術且曰龍沙之期至矣所云八百人者散於天下而其主盟爲導師者今在新安萬山之中蓋唐宋間人也或隱或顯緣合者遇之予聞而異焉且疑焉曰真耶幻耶是不必研踵繭足而至者可立決也至

新安覓之無影響涉重嶺至婺源而主於去華  
潘君之舍去華有別墅名小桃源山水清勝館  
予其間初語予以因果報應之事令我惴然怖  
已語予以升濟神明之說令我暢然喜久之若  
爲孺子可教也乃語予以先天大易之學令我  
霍然若有所悟十日之內往復不可勝記大略  
聆之如牙頰之有丹砂也如身在清涼之國而  
舉胸中柴戟之苦濯濯乎隨輕風而化也浩浩  
焉不飲而酣適不歌舞而暢快蓋自有生來予

始知世間有朋友之樂矣已而修登堂拜母之儀去華曰吾母今年八十矣公來適與期會緣也可無一言予曰予之來也蓋欲有所遇而不意其幻也然今則有所遇矣昔淨名依於忠孝今去華登朝抗疏爲名御史出而佐郡爲良有司歸而養母嘻嘻爲孺子慕其忠孝大節如是而又于盈虛消息之理灑然而自得忘苦而忘年尚當于世上求之歟是役也予見世外人焉羿見易遷宮中人焉不可謂不遇也予不得更

作世間語也遂書之以爲祝

壽安遠令田近薇七十序

邑中諸田號爲大姓有善人焉是謂寅山翁以其力食數百人旁絕姬媵生子十一人十一人者皆能成立其中又有善人焉是謂近薇君萬曆之二十四年近薇君以邑令懸車於家年七十矣寅山翁固無恙也稱觴之日其皤然于上神明適然墜而知爲地行僂者翁也冠進賢冠雙鬢猶玄顏若渥丹日無旁睨足無失步于于

然若有所慕如孺子色者近徽君也或斑斑或  
二毛褒衣大冠揖讓而前者諸季也高冠長裾  
其來如林踰踰于上者君之諸子姪與諸孫也  
諸子稱觴于七十二之父已奇七十者又稱觴  
于九十二之父則又奇九十二之父精神矯健  
與七十之子幾不辨則又大奇矣古言世德不  
言世壽然而世壽未有不本于世德者生也晚  
不習寅山翁事若近徽君則固所耳而目之者  
寅山翁治家嚴君事之尤宛問安之頃翁如甘

卧君以足嘗地始行翁老脫二齒君走太和禱於神齒復生人皆以爲孝感君鴈行旣多百計訓誨以安親心少年負才氣可取一第竟格于數以明經爲邑博士久之名大起遷爲令數年後念老親在堂急解組歸蕭然無長物跡君行事豈不亦篤行君子也哉且夫天生敦龐渾厚之人不有極富極貴以酬其隱德則必以非常之壽償之君之天性孝友口亦不自言人亦不必知夫某事孝人知之某事友人知之未忘臚

也其事有涯其道屬陽陽則宣洩已盡其所得  
之名亦足償其實故往往無厚報若夫孝矣人  
不知其所以孝友矣人不知其所以友闇然而  
已其事無涯其道屬陰陰則翕聚不散故天常  
以隱福賚之所謂隱福益又異矣公卿將相顯  
福也眷屬團圓歡娛壽考隱福也世之公卿將  
相雖云炳耀然其所大不足者常在父子兄弟  
之間與夫壽命延促之中外若尊貴內實勞苦  
雖樂不真若使父母在堂兄弟無故身其康強

老而不衰良田廣宅協長統之言閑居事親窮  
安仁之樂有陶徵士之逸而無其酷貧有榮啓  
期之壽而多孫子雖少炎炎隆隆之勢其受享  
已多而取之天者亦已腆矣里人有乞福於帝  
者帝曰若欲極富與極貴乎曰不願也曰然則  
何願曰不願富願得中人之產以養生不願貴  
願得百石之祿以逮親清安無事壽至百歲野  
人之所需也帝乃大笑曰富貴任君取若此乃  
上界僊都之樂吾不許也凡極富貴與極安樂

壽考人所不得兼而天之所不能忘也今君居富貴之中而又享安樂壽考之福非有隱德孰能堪之予以謂寅山翁與君皆當百歲無疑也凡人稱人百歲者皆謏翁九十二視聽不衰君七十如五十許人以天道人事考之皆不百歲不止者君聞之其能無抵掌而進一觴否

壽孟溪叔五十序

有居數區倚山傍湖竹木環焉喬松千株有田數千畝不減下時歲收不知水旱魚蝦如土薪

不待伐養馬四十餘蹄丁鑠郭椒倍之有別館  
貯伎兒不離絲竹居然仲長統所云而豪華不  
營焉村里蕭寂多溪刻甕牖之子誰與享此者  
眼前獨見孟溪叔也叔喜自適善治生歲以其  
餘費家道不盈亦不落然豪爽好客食啖兼數  
人精力強健予嘗笑曰如叔者素問難經俱閑  
物真可付祖龍鵲倉諸公當于何處生活今年  
五十矣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卽面貌居然是  
也昔伏波薄少遊之言至見飛鳶跼跼水中始

憶之幸而功成卽以爲過少遊矣然老年貪功  
不寘觀其橋一足而視戰鬪亦殊可憐吾又未  
知所謂勝少遊者果安在也予家世農夫產業  
膏腴先王父叔王父享田間之樂春初卽了公  
事終歲縣役不至門惟相與飲酒晏笑而已後  
稍知讀書予伯兄仲兄相次列賢書然兩兄有  
書來皆云仕宦苦甚機關械其內禮法束其外  
不似昔日坐大槐下樂也若予爲博士弟子每  
入試頭鬚爲白人生幾何而能堪之視叔真天

上人叔且百歲此別有異福原不可以養生之  
常理論第不知如姪輩者何時得擲却經生事  
奉杖履於湖山間也叔聞言大笑乃謂予曰阿  
叔目來愈知調馬遂呼兒取馬來至則超騰而  
上一鞭競指湖上若飛煙頃之不見又頃之復  
還下馬振衣顧予及諸客曰何如遂相牽入中  
堂痛飲達旦

壽南華居士序

予少時遊武昌與西陵丘長孺等結文酒之觀

記九月九日大會詞客酒人於洪山方分韻賦  
詩忽有客長身修髯騎紅叱撥鳴鞭而過絕影  
奔塵忽已不見羣少年皆騎駿馬尾之已忽還  
下馬入酒筵不問主客禮徑就座食啖兼人議  
論風生諸詞客少年皆屬目卑下之惟恐不得  
當客予謂長孺曰客何爲者也長孺曰此吾友  
新安夏南華也予稍稍與之語心異之坐是得  
交于南華且熟習其人大約倜儻自好雖操奇  
贏而折節爲處士長者之行家世溫厚而鄙爲

織齋愛念光景自奉養略如楊王孫以其暇飲  
酒聽歌調馬釣魚山屐水棹觴月尋花蓋自有  
生以來未嘗一日作顰眉蒿目事也予自念窶  
人子終日伊吾志愛豪華不得少行其胸臆私  
心向慕之已別去與南華不復相聞經諸升沉  
變態幾二十餘年予亦灰心學禪今年結蘭若  
於玉泉偶南華小阮道甫顧予山叟乃訊及南  
華近事道甫曰叔氏近日心厭世芬歸依安養  
依然道人行徑矣予嘆曰有是哉人生在世須

如奕碁要看最後數着若貪世樂而無所歸宿  
卽非佳結局也然世上山澤之癯耳絕美聲目  
絕美色口絕美味彼皆境緣不合而不得不舍  
喧而入寂耳非真能忘情者也枝葉暫除而根  
株自在有如春草隨時輒發又如水之過途已  
久則其瀑流也必甚惟豪華之子久在世塵而  
生厭離者其銷除在根株而其力最大一厭求  
不復生此古人所謂火中蓮也今南華久處羶  
癯之地而晚年乃能厭去且身體康強萊妻白

首相莊兒孫羅列書種相繼于人間世之福已極完備而晚年又得禪定解脫之樂如此結局此皆天生異福不可多得世間大富貴人形雖可觀神多勞瘁爲世累忙不知辦道亦無暇辦道至老極枯何足欣慕予有此願不意南華之先我也今南華六十矣前此享世間濃冶之樂後此享世外清寂之樂不知與五陵裘馬儒衣僧帽之顧阿暎有少分別否也道甫曰叔氏今年六十期在二月之二十日將往稱壽乞居士

破顏一笑自伯修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省  
惟姊有深解中年欲棄家冗入道勸太初置妾  
代司管鑰而太初惜錢不肯鬻妾又畏多生兒  
女爲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皆督之學其  
其收朱藍之益爲請明師厚其供億而私益其  
贄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校可掣科第伯  
修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八行相掣于道歸則  
迎之室中晤言深奧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  
祿姊與予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隕至去歲

始相賀更生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使爲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遽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閨閣實可嘆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十餘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得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三皆不及娶五而姊今已屆期後來尚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

夫世爲女子者恨不爲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  
登科第卽謀置侍妾棄故憐新強者仇弱者怨  
追隨宦轍老尚跋趾亦復何快今姊夫婦相莊  
無間言諸子于于色養歲時伏臘兒女團圞取  
酒脯鳧鯉爲歡笑姊固聞道者亦欣然享田間  
之樂况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人何憂門戶  
弟近有志栖隱欲以未了之志付兒曹竟之歲  
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觀姊於碧  
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修香光之業天乎其

或以慳於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  
言至此向之淚宿于睫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  
作歌笑聲矣姊聞之其爲我歡然而進一七耶

壽桃源張母序

士之屈首受書願食國家之祿者雖爲行道概  
以逮親爲榮幸而得逮則升斗勝鍾鼎焉故古  
人云累茵列鼎不如鷄豚逮親存也顧自漢唐  
宋之時有薦舉有辟召經明行修者不見用於  
朝不獲已齎清油幕下一士猶得以祿爲養故

古之祿逮親也易近日仕進之路甚狹刀筆不  
屑爲科第多徼天幸其廩於上庠者積日累月  
或至華顛乃得一班一級其爲親者必上壽乃  
得沾一日之養故今之祿逮親也難雖然士有  
高才邃養不早致青雲而次且膠序之間最後  
乃沾一命其得於天者誠嗇然吾觀世之身都  
將相者其得意在豐隆顯赫之中而其所大不  
得意者或在家庭骨肉之際甚至有望玉關而  
不得入懷平泉花鳥而數十年不歸者况望舞

衣美鷓之樂乎桃源懷白張君以明經司校予  
邑卽不大伸于時已離隱而仕矣夫旣離隱而  
仕則靡盬之王事與可畏之簡書交迫而不得  
自遂乃先生官孱陵去桃源不數百里以板輿  
迓太孺人於學舍以爲隱也耶則君冠進賢冠  
繫博士之篆落落纍纍而稱觴於太孺人之前  
取上方之祿以供滌灑不同山澤之癯惟悴陸  
沉者之所爲以爲仕耶則無會稽簿書之勞無  
奔走送迎之苦以執掌其神明常取晨鳧夜鯉

早韭晚菘日曙之而手薦之以效一日之歡然則君固處於仕非仕隱非隱之間者也處于非仕非隱之間既無妨於公家而得以自遂其隱衷此固王侯將相所深願而不可得者茲非吉祥善事也耶昔桃花源上世傳爲神僊之宅獨蘇子瞻以爲未有僊而啓鸞刀者蓋亦隱人也吾安知所謂隱人者非卽抱德含和已至期頤而神明愈健如太孺人其人者耶吾又知于于睢睢老親之前者非卽貞淳慈祥內無機心而

王 卷之三  
三  
外無機事如懷白君父子兄弟其人者耶卽以  
爲例皆農也又安知非小仕而大隱始仕而終  
隱遺榮逃名而不以仕進顯者耶故吾謂南陽  
劉子驥輩亦可以息心問津矣此豈非僊源中  
人也而他求也哉太孺人間德母儀所以致人  
間之福祉者不具書獨次君所以得自伸於太  
孺人者以祝以見處仕隱之間逮親之祿如此  
之愉快也

壽裕吾鄒公偕元配張孺人七十序

自東越揭良知以開天下學者若披雲見日矣而數傳後始有借解悟之說以恣其無町畦之行者曾不知真見真修如車轂鳥翼如凌雲之臺不可累黍有輕重也昔之專言修者病在執糠粕遺神理以影爲月以礫爲珠不得千聖易簡直捷之宗同于冥行而後之專言悟者執其圓通無礙之理以盡棄其檢押至于今日猶可謂碧落碑無贗本耶至空疎也而目考亭爲支離至放逸也而鄙正叔爲木偶弊亦甚矣自非

二三大儒持躬行實踐以抹之將安所極不肖  
龕聞道久而見專言知者之遺行深有慨於心  
故每見篤行君子輒神羨而力跂之若吾鄉裕  
吾鄒公真可謂人倫之師表也矣公生而沉雅  
藏穎于樸祖莊簡而父雲岑公年八歲出爲伯  
父銅仁君後積習名教之餘不作綺紈子態日  
下帷誦讀漂麥流粟莫喻其專先生雖極博乎  
而非聖之書有戒日取關閩濂洛之微言細研  
求之如是者有年以爲學道而不實體之人倫

物理之間猶能言之鸚鵡耳故兢兢乎大德小  
物不敢失尺寸自其少時依依銅仁君膝下以  
色養銅仁君渾忘其無子奉諱後竭力事雲岑  
公雲岑公蘭王苗起而公於其間鎮以冲和倡  
兄弟以讓嘗嘆曰胡越可相穆况于同生公居  
平所行無顯微一秉律度曉暢古今禮制酌而  
遵之中繩合墨尤於語言爲兢兢終其身不爲  
雌黃之詞與人言溫然惟恐傷之于于乎不見  
有喜愠之色蓋寘身珪璋不受物之溫澁而盡

泯圭角飲和醉醇無自贊自聖之習故一鄉莊  
而愛焉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之服而公曰情  
所不容已禮之所開也吾豈源廩竹而生空桑  
者且 肅皇懿訓獨非功令耶蓋公有名諸生  
間已久科第可唾取屢守制人或淹驚人鳴  
爲公惜而公志期必伸先後處苦塊者十餘年  
其至性如此公潛心經術已久發爲文章深厚  
爾雅而受詘于時目竟蹶一第次且膠庠間久  
之應貢額人尚有競之者公夷然以不競處之

筮仕爲司訓徘徊淑浦澧陽間不敢厭薄其官  
切切以淑士作人爲志雖邇來師道日衰而公  
力維之于寡人子不惟却其贊而且恤其緩急  
所入俸至涼薄猶捐而飭學宮之闕若文昌閣  
名宦鄉賢之類者皆一新之夫以公之學而僅  
見於一校誠爲可惜然使公得主張世道其所  
顯設何異此則謂公爲大有用之儒亦可公淳  
心藻修已爲里中耆舊而所遭逢又奇元配張  
孺人爲石首文簡公從女家世簪纓而孝慈貞

靜爲綠窻之縫掖故公自少至老得一意下帷  
不問家政且不以室人交謫之故而易其操履  
卒成篤行君子之名亦孺人有以助之也公旣  
棄官息影林泉靜養自娛與孺人白首相莊神  
明道健若僊今年偕七十矣以德釀壽若持左  
券而長公全玉文行卓絕其未鳴未躍者相繼  
而起值弧悅之辰藹藹然稱觴于下戚里豔之  
共攜尊壘往祝而徵言于予予惟先生篤行中  
澹之所堅儉之所留靜之所歛和之所迎謙之

所益不言養生而養生在其中與孺人雖百年  
可也何借於祝獨不肯謬謂天下有志於道者  
多驚於知以遺其行東越致良知之旨且日晦  
而公守先王之道凝之以德如耕有畔如車有  
馭屹然爲吾道砥柱使後生小子有所矜式而  
不至於猖狂自恣則當爲世道慶又不獨一家  
已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壽同年吳全父尊人隱君序

代

予今年校士禮闈得一卷閱之氣溫而才冶已

知其爲國器及發牘視之乃吾鄉具伯子全父  
卷也全父少有聲諸生間爲名孝廉錦綺其腸  
珪璋其行予耳之已素至是復提南宮人皆謂  
全父擅雕龍繡虎之才復有焯掌銳牀之勤固  
宜唾取一第而不知全父之貴也有由來矣全  
父蓋成于義方之教者也予居里閭習知全父  
之尊人敬字翁蓋近古隱君子云翁少習經生  
業屈首受書者有年可以拾青紫矣而竟以數  
奇不酬乃韜光鏟彩去之而隱絕跡城市有終

焉之志昔南朝宗少文先生有志五嶽栖遯朱  
陵及其後也築室江陵之三湖大略與翁今所  
居相近蓋湖上粘天浴日之波清人肺腑故少  
文不難舍煙嵐而親波雪而翁遺世就閒與卧  
遊老人千載同其神契是真不媿隱君子也矣  
翁雖盟鷗鷺而紉蘿薜乎而猶嘆曰吾豈甘心  
忘世者枯守丘樊而忘巖廊耶且不及身見之  
而安可靳之後人爲也始課全父昆仲以學全  
父燁燁露其鋒穎翁教之尤力十餘年間全父

號能文章已而售於鄉已而售於南省如取諸  
寄竟貴矣皆翁有以成之也翁之成全父也有  
二有顯以教成之者有隱以德成之者語云白  
玉不琢孰爲珪璋即使全父慧悟夙成而非翁  
淬之砥之染以朱藍潤以霧露又安能自致于  
青雲之上故世有重繭百舍以求師而今得之  
廷闈之間竟借陶鑄之力以蜚聲秣苑而爲國  
寶此所謂顯以教成之者也翁之淳德貞修孝  
友著於家恭讓著於鄉不啻若郭有道上行先

生之流已爲吉人矣天所福也况束髮伊吾擁  
百城而貯五車者幾何年卒蓬戶蒿牀以老而  
無纖芥發抒于時此其鬱而未暢者非全父孰  
竟之凡潛德博學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古言之詳矣此所謂隱以德成之者也顯者取  
之人事而隱者取之造物天人合併此全父所  
以貴也予曙之前而知全父所以貴予逾曙于  
後而又知翁所以壽矣夫以翁之息機養和不  
言養生而養生在其中此自能爲期頤百年者

但全父且試爲令矣無問異日者爲天下造福  
卽今取一邑而噢咻之不難以春風風而夏雨  
雨拊摩其痼瘵而寘之衽席諺云千人所祝豈  
不蒙福舉千萬人舉手加額以歌舞全父而拜  
祝其所自出翁之祉不且日升而月恒乎則全  
父能自貴而力能使之貴者翁也翁能自壽而  
力能昌其壽者全父也土膏榮樹自本及華翁  
之于全父是也所以貴也春雨潤林自葉流根  
全父之於翁是也所以壽也惟翁之植根者深

而知全父之貴無涯惟全父之布澤者遠而知  
翁之壽愈無涯矣往讀范文正公所著燕山翁  
傳初已窘於算而蹇於嗣矣及後耳鳴之德稠  
疊深厚未幾而五丈夫子竝列清華且也名注  
丹臺位充僊真文正公豈志怪者哉天人之際  
其不爽也久矣翁之德不後燕山而造物者亦  
必以燕山之報報之則自今以後不獨全父乘  
時大用爲經世名臣而未鳴未躍者且相繼起  
矣翁亦不必譚長生冲舉之事而真佛真僊卽

在尺宅寸田中矣此真吉祥盛事予所願見而樂爲述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叙以祝

壽懿所沈翁七十序

沈褒中先生之樞荆關也予始得附交遊未見褒中直而不激清而不苛私謂夫夫也雖有天挺豪傑之資其亦出于積習名教之餘者歟蓬生麻中不扶自植沾衣霧露之潤豈虛也哉如褒中所語懿所公事真敦行君子可以風世之浮澆者矣公舞象卽遭島夷之難從其尊人間

關避寇倥惚戎馬之間不廢伊吾卒以稊文著  
補博士弟子試皆異等值門戶中落公於誦讀  
之暇營綜家政以佐其尊人令坐享息影之逸  
如此者有年是時士人方以靡麗相高而公獨  
守其故步平澹爾雅若陶韋之詩寶常之琴勘  
色澤繁音獨存神理而世反詘之於是乎子雲  
有守玄之志君平懷棄世之感及褒中兄弟共  
薦賢書公之長公亦列庠校而公始棄去筆視  
慨然有志少文向平事矣公旣擺落世緣復遭

元配劉孺人卽世益趨靜寂閔拙架上諸書展  
玩送目閱則與後生輩商推義理肌理分繭  
絲牛毛皆退而服其精也公與子姪間語及少  
時遭患難爲無義人所齟齬幾不自存與公所  
以茹苦而曲濟之狀則不覺淚泫泫下夫然後  
知公之學問得於動忍之餘者爲多古人有云  
能施食與人者常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  
不畏徒步者也天之鍛鍊豪傑多在拂意之境  
使公少處華腴動輒無梗共識練行純未必知

今日也居常嘆古人若馬伏波之在戎行見鳥  
奮站站墮水中若不能忘少遊鄉里善人之語  
及功成而始笑之此自有志用世者者宜耳然  
鄉里善人亦豈易也哉世有事業赫奕而內之  
無以自慊於隱衷外之無以共對於天下者有  
鄉里善人庸德庸言而大之格天地感鬼神皆  
在焉吾未見勒竹帛而垂鼎彝者果能勝欵段  
下澤中人否也馬少遊鄉里善人之語不足以  
盡公而鄉里善人所苞孕而變化者亦何所不

具則卽謂公爲鄉里善人也亦可且夫大苦大  
樂相代而有者也有顯赫之大樂隨有勞攘之  
大苦造物者往往不慳若夫無苦無樂一種恬  
適安閑之趣造物者恒不輕畀卽得之而不應  
享者若有物擾之使徒故左琴右書前場後圃  
煙雲足以怡日葵蔬足以供客舟車足以代步  
兒孫滿前老年康泰睢睢于于如此者近百餘  
年雖無炎炎隆隆之景而身閑心安號爲隱福  
彼矍鑠翁躡一足而臨矢石之時視此果何如

也又况文種不絕昌熾可待後來且項背接耶  
若是則公以隱德膺隱福天之所以厚公者至  
矣其殆方與未艾也值公弧辰褒中欲得予言  
以祝予遂取其聞於褒中者而稍潤色之以薦  
一觴云

枝江大令趙鳳白初度序

東越良知之學大行于江以西而廬陵尤得其  
精華蓋東越之學以悟入之以修守之近世一  
二大儒於本體若揭日星而其行事之迹未免

落人疑似惟塘南先生廣大緜密庶幾兼之予  
未得親炙其人而幸讀其書以私淑往者居都  
門聚首論學各從所入是時廬陵又有異人出  
焉王氏性海是也性海專主禪而塘南先生則  
主儒予等初同性海之禪及其久也始覺兩家  
源一而門庭設施決不容相濫益信塘南先生  
之儒能該禪而不事禪有合陽明先生不肯逗  
漏之旨故此後奉塘南先生爲繩尺無異議後  
來學侶星散譚者如毛叅究者如角至于今日

楚中則譚者亦如角予口知銅烏不復向人商  
及性命事矣今年將往玉泉取道鳩茲過古丹  
陽邑侯趙公一見傾注甚密叩之以學則篋瀉  
雲興往復無滯予駭焉疑焉已而訊其師承卽  
予素所服膺塘南先生門下士也予乃嘆曰有  
是哉夫未見其人讀其書猶可觸發以有成也  
而况親行於霧露之中獲其沾衣之潤者乎發  
篋而見其詩若文皆澹發於性靈風水相遭而  
成瀾漪者也察其治清淨恬夷行所無事不言

而物自綜焉總之得中行獨復之資而有所依歸密受其爐錘之妙從虛明中流出爲真文章爲真政事予始心折意暢而幸吾道之猶有人也或者猶以侯遇不暢道爲恨予曰昔堯夫隱於蘇門百泉蓋終身未常仕也濂溪以舅蔭得一官徘徊下吏蓋仕而未常仕也程朱諸儒少行其志而不安於朝蓋仕而未常竟其仕也古之君子求其可以隱可以仕者耳遇合命也何足掛胸臆哉且侯取一邑而噢咻之治一國與

治天下異乎入麓入細皆是經綸侯不作差別  
想也予又見兩郎君文皆如龍泉大阿不可逼  
視意侯所塞取于造物者當盡摠于諸郎君乎  
此固理數之所必然而侯亦不作此期必想也  
夫素位居易之學侯聞於塘南先生者詳矣得  
於塘南先生者深矣予又何贅焉會侯孤矢之  
辰適與予遊屐相值其門人等共乞言于予予  
與侯於塘南先生或親炙或私淑皆爲門下士  
臭味同之誼不容以默也故直抒其意所欲言

者以祝

贈崔二郎遠遊序

崔戶部元白宦甚清貧蚤世令予二人皆善予  
二郎與予同歲少復同學相狎也二郎少孤而  
慧衣冠語言有名家子風性拓落不任治生間  
之游冶不數年餽粥之田漸廢予友王伊甫秀  
才大度士少有俊朗之目失意至荆偶逢二郎  
訊予二郎曰君友小修耶則君卽小修也予時  
東遊未還二郎遂視如予王少俊喜俠斜遊資

盡憔悴江上二郎亦已四壁爲轉貸資之以歸  
歸數月王卒二郎罄其家以償遂赤貧予歸謂  
二郎曰怨乎曰其人佳士若存者必不我負何  
怨有人曰其家可償二郎趣火其券後遊於蘄  
至其家哭之絕痛二郎熱腸多此類然家日益  
貧讀書不成力耕無田去而遊人曰非策予曰  
夫夫也才豈能老牖下夫人不期而負之必有  
不期而厚之者况我元白素心人也茫茫宇宙  
必有故人無鬼論可憑絕交書亦可怖羊舌郈

成何世無之四方可食立禱胡爲嗟乎憶予與  
二郎二十四五時視錢如糞土與酒人四五輩  
市駿馬數十蹄校射城南平原醉則度江走沙  
市卧胡姬醺旁數日不醒寘酒長江飛蓋出沒  
波中歌聲滂湃每一至酒市轟轟然若有數千  
百人之聲去則市肆爲之數日冷落予是時易  
言天下事謂富貴可唾手致嘗語二郎若無憂  
貧卽赤貧吾猶能爲樓君卿之給呂公今四五  
年來予以文章不見收於有司南北奔走僅存

皮骨妻子自不能給近又以家難北走長安風  
雪中忽見二郎於燕市寒色可掬予時已深厭  
繁華趨空寂罷綺語親貝葉持戒寶自不飲酒  
又無酒可飲二郎復不喜譚世間事惟一見向  
香光室中啞然枯坐寒灰槁木古廟香鑪以去  
偶譚及往事予于定中亦爲之張目不能無沈  
休文之懺而二郎則已覺泠泠然爲之泣下天  
下事之不可知盛衰欣戚之變繁華轉盼之空  
無爲寂靜之樂予與二郎於此蓋若恍然有所

悟焉

送石洋王子下第歸省序

予少喜遊所之輒與其知名士往來故交遊幾徧天下而其相與最久相知最深者毋如石洋王子王子少年才甚高氣甚豪眼中不可一世而一見予卽欣然定白首之交凡予少年不羈之行放蕩之語屑人目而震人耳者王子獨絕愛之故予之時文散佚者多矣而王子片語隻字皆收之以成帙甚矣王子之知予也王子與

予皆有志于出世之學而王子較切卽區區功名直欲一了以完世緣耳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安往而不得貧賤者是王子有所不可于世卽不難脫屣去矣而又若有所踟躕不能捨者何也則以母夫人在堂故也予以謂王子入山之興真未可輒動也太夫人以清淑之氣篤生王子其隱德人未必知鬼神知之矣王子而不達天將何以報耶卽王子芥視一第而天之生才與天所以報德之意其事理有不得不然者若

夫入山之事卽予亦素籌之矣山之蒼蒼水之  
咽咽吾欣然而會心矣偶一念至曰母氏得無  
憶我耶母氏得無憶我苦耶則心之隱痛馮馮  
然不可拔矣留則與至情違歸則與初心違柰  
何哉曇氏之制出家也必問曰爾父母聽許否  
其授戒也又必問曰爾父母聽許否又問曰爾  
爲長子否如長子則欲其奉父母延宗祀不許  
其出家與授戒也佛之重孝也如此無論大夫  
人膝下一王子耳決不容舍之而去卽才如王

子終當經世用世了不朽事豈灰槁山中之人  
往年予亦修香光之業自覺功名已灰冷矣伯  
修去家大人絕苦予偶拈筆爲時義大人見之  
嘆曰此是我破鬱丹也予乃發憤下帷曰苟可  
以慰吾親者卽頭目腦髓吾不難捨况此熟用  
之意根有何難穿鑿耶故每撰一義窮日之力  
通於夢寐去年大人六十兒輩設酒筵招歌舞  
欲以娛大人大人曰爾但偕兩弟來作舉業二  
首吾脾自開勝於歌舞酒筵多矣父母恩深旣

見其生亦欲其可此實人情也今稍可藉手報  
大人矣予與王子交皮膚脫盡久矣豈復用華  
語耶王子之才百倍于予而其攻苦或少讓予  
以此遲予三年耳世之舉者亦多矣其文字豈  
能勝於王子然此雖小技政不厭精願王子且  
將詩賦及持誦等事少停三年打併精神歸向  
一路如鷄抱卵如猫捕鼠使心華開敷承蜩轉  
丸三年而業成爲瞿唐爲王薛爲今之馮且區  
吳無障諸公何不可哉以此藉手報太夫人太

夫人之愉快又可知也此皆太夫人之意予固推其意以爲太夫人壽而拜以券王子云

送蘭生序

予年十八九時卽與中郎結社城南之曲李孝廉元善與焉三人下帷爲文章皆搜雲入霞意氣豪甚是時有龍子者亦讀書浦上修眉晷面溫如也龍子與予年相若予弟畜之且相勉以舉子業每乘月泛石浦中步長橋醉嘯南樓聽鷄聲則狂舞相誠意一第可唾取無何中郎舉

於鄉成進士予與元善復共修業庚子元善始  
舉於鄉又三年而予始附北賢書屈指與龍生  
聚首之期幾十八九年每過城南見茂林修竹  
宛如一夢卽修眉暫面抵掌而譚笑者俱如夢  
中人矣今年龍子以八行來予從竹間讀之見  
其斐聲有致且云生昔之爲君友也知君之終  
不忘我吾友蘭生佳士也年少而列膠庠吾愛  
之重之欲以言遺之而又不欲以輕言遺之蘭  
生讀君之文愛君之才予知君之終不忘我也

且必不吝我所欲得之言而以之袞蘭生也予  
讀而笑曰此予髫年交也夫謂予言可以重人  
予自輕矣雖然吾終不可以不報龍子夫龍子  
固耳目夫城南社中事也城南之社中郎以二  
十舉於鄉廿四而成進士隨取卽獲有若承蜩  
乃元善則已苦矣予則更苦矣吾願蘭生之效  
中郎毋爲元善與予卽不得已亦爲元善毋爲  
予也予下帷多年沉思諦想焚君苗之硯見子  
雲之腸甚矣予之苦也三十四而舉於鄉海內

不熟予者競以予爲宿儒蓋因予名早著而疑其年登賢書之夜六以後俱登楮留前五發三而得予名堂上堂下割然大笑戟手而賀主者曰今年得名士矣南中士夫有以書往來者曰今年南有某氏北有小修可爲是科吐氣人皆詫予之名震海內不知予之苦久矣聞蘭生才甚高氣甚銳不日且取高第上之同於中郎下亦不失元善決不如予壯而方收而令虛名滿世間也子美云富貴應須致身早蘭生勉之矣







畜妻子蕭然無一物每遊湖山間則攜之道士  
好酒膂力絕人醉則侮人撲人於地以爲樂一  
日醉撲予飽予拳額破血出幾死今年與道士  
聚予食伊蒲而道士亦戒酒矣追思向日流酒  
光景真同醉象殊可怖也稍語以性命之學道  
士亦僻信焉予曰君妻子之念若何道士笑曰  
已矣今之大顯貴人有志者尚欲棄家學道况  
少君久隕鸞臺寂然者乎諺所謂癩作禿也道  
士老有志冲舉欲入衡山修靜予曰君過宗少

文遠矣昔少文結宇朱陵以老病終於郢之三  
湖今子已老去江陵而入朱陵蛇虺之與居魑  
魅之與伍飲食藥餌一切皆無乃能悍然居之  
子健甚宗少文實不如道士意稍懈乃云吾姑  
往焉往而不可以君爲歸矣君莫厭我予曰諾  
遂書數語與之笄以爲後會券云

送吳生遊豫章序

匡廬秀甲天下而近在江上非人跡所難至者  
予每過湓浦輒欲遊而輒不果五嶽之中惟恒

山最遠予少年卽得至焉而獨不至匡廬豈非緣闕耶凡遊山者決必往之志毋爲人撓毋爲風雨寒燠阻則篋不至矣今吳生且遊豫章慎毋若予之失匡廬也雖然世之高賢近之可以獲霧露之潤往往以交臂而失之者多如予之於匡廬也今之豫章古之鄒魯主張名理揚扞風雅者項背相接而予神交者跡或遺焉則緣之所闕何獨匡廬吳生少學詩歌近有志學問正孜孜求師友時也行矣毋失名山與名人哉

解脫集序

兄中郎長余兩歲少相友愛兒時同讀書村之杜家庄上講誦之暇私相商確至今思之頗多異語稍長移居城中修治城南別業借余與四五友人遊息是處語言奇詭興致高逸每至月明之夜相對清言間及生死泫然欲涕慷慨歎歎坐而達旦終不欲無所就乃刻意藝文計如俗所云不朽者上自漢魏下及三唐隨體模擬無不立肖自謂非其至者不深好焉公車之後

乃學神僊偶有異人傳示要領勤行未久尋亦  
罷去及我大兄休沐南歸始相啓以無生之學  
自是以後研精道妙目無邪視耳無亂聽夢醒  
相禪不離參求每於稠人之中如顛如狂如愚  
如痴五六年間大有所契得廣長舌縱橫無礙  
偶然執筆如水東注旣解官具會於時塵境乍  
離心情甚適山川之奇已相發揮朋友之緣亦  
旣奏和游覽多暇一以文字爲佛事山情水性  
花容石貌微言玄旨嚙語誑辭口能如心筆又

如口行間既久遂以成書余以獲落依之真州  
相見頃刻出所吟咏捧讀未竟大叫欲舞作而  
笑曰高者我不能言其次我所欲言裕外之論  
我不敢言與兄相別未久胡遽至此彼文人凋  
刻剪鏤寧不爛漫豈知造物天然色色皆新春  
風吹而百草生陽和至而萬卉芳哉夫文章之  
道本無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後唐宋于今  
代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間有縉紳先生倡言復  
古用以揀近代固陋繁蕪之習未爲不可而剿

襲格套遂成弊端後有朝官適爲標榜不求意味惟做字句執議甚狹立論多矜後生寡識互相效尤如人身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黃茅白葦遂遍天下中郎力矯敝習大格類風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內都無才人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謂功多今之整刷何以異此中郎位卑名輕人心不虛未必能信昔鍾士季年少時常作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便字字生意旣

知是鍾謂不足道又虞訥素輕張率之詩隨作  
隨詆託言沈約便相嗟稱耳貴目賤今古一揆  
今篇籍具在試虛心讀之非獨文苑之梯徑儻  
亦人道之津梁焉

#### 四壯歌序

學古詩者以離而合爲妙李杜元白各有其神  
非慧眼不能見非慧心不能寫直以膚色皮毛  
而已以之悅俗眼可也近世學古人詩離而能  
合者幾人耳而世反以不似古及唐爲恨昔人

疑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  
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解之者曰徐得右軍  
皮膚眼鼻耳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髓所  
以不似也故曰恒似是形時似是神世眼以貌  
求宜嗤其不似古也元定詩初學漢魏六朝字  
櫛句比寘之選中幾於亂真屢變而精光始出  
信筆揮灑乃見詩人之致予謂天生才不盡人  
亦各有所長元定之才諸體皆入其藩而五言  
古尤爲勝場如飲酒詩二十首天趣橫生離陶

而能合陶庶幾得其筋骨心髓者也唐人既多  
五言至七言律體諸家不多作今人勤爲七言  
篇章繁蕪殊可厭惡皆欲工而皆拙此政今人  
之病也用其所長一門深入不足垂世乎吾  
與元定交最暱相知最深元定之生也實有所  
自來至今不昧夫以阮藉陶潛之達而於生死  
之際無以自解不得已寄之于酒杜武庫之事  
業顏真卿之忠義終不能忘情於遷化之際而  
沉碑刻石不得已寄之於名予皆憐其志而哀

其不知解脫之路元定生而守先人素業爲人  
愷悌溫良美秀而文居官日下帷讀書無異寒  
士所之營綜極有方略此非乘願力而來者歟  
今與予相聚察其意泠泠有塵外之想而時時  
作利刀切泥之嘆故知元定宿願定不止于作  
文章功名之士而已予于此一竅稍有所入雖  
道未勝習而仰青天見白日實不爲遠彼此各  
老大矣後當挫銳息機相與究竟此事可也

珂雪堂前集卷之九終